

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进展

李雪科, 景婧

湖北省肿瘤医院乳腺中心,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学科, 湖北 武汉, 430079

通信作者: 景婧, E-mail: 277767182@qq.com

【摘要】 评判性思维能力是护士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护理工作中起关键作用。本文对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培训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 旨在为进一步完善护士规范化培训项目、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提供参考依据。我国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中等, 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文献阅读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提高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训方法主要包括 PBL 教学、反思性教学、影子体验活动、思维导图教学等,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可作为配套评估方法, 相关研究尚少且样本量小。未来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培训方法, 以提升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 规范化培训; 护士; 评判性思维能力; 综述

【文章编号】 2095-834X(2025)11-65-07

DOI: 10.26939/j.cnki.CN11-9353/R.2025.11.009

本文著录格式: 李雪科, 景婧. 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进展[J]. 当代介入医学电子杂志, 2025, 2(11): 65-71.

Research progress o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Jing Jing, Li Xueke

Department of Breast Cancer Hubei Cancer Hospital, National key clinical specialty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Xueke, E-mail: 1607536188@qq.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aluation tools, influencing factors,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gram for nurses and enhancing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The level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in China i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which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academic reading ability. The train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mainly include teaching methods (PBL teaching, reflective teaching, shadowing experience activities, mind mapp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se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nur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o impro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tandardized-trained nurses should be explored to enhanc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words】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Review

评判性思维是指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基于对问题的认知, 科学地收集、评估和分析相关信息, 不断质疑、反思和评判, 进而应用逻辑推理和归纳的方法, 做出最佳决策的一种综合性思维模式^[1]。评判

性思维能力是对事物的性质、属性和真实性进行分析、推理及判断, 并对此进行合理决策的能力^[2]。在护理相关领域, 评判性思维能力被定义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在临床实践中提供灵活和基于证

据的护理干预的能力^[3]。研究表明,评判性思维能力是影响临床护理专业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关键,已成为护理教育的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4-5]。护士规范化培训是指基础教育毕业后的护理学生,在医院就职后接受院内为期两年的规范化培训,是护理职业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6]。处于两年培训期间的新入职护士统称为规范化培训护士^[7],以下简称“规培护士”,规培护士是未来护理队伍的主力军,直接影响护理队伍的稳定性和整体素质^[8]。而评判性思维是护士规范化培训的核心项目,其能使规培护士尽快适应临床复杂的工作环境,胜任护理工作,提高护理质量^[9]。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护士规范化培训的实施方面^[10],对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对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培训方法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护士规范化培训项目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医院护理质量。

1 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工具

1.1 临床实践护理评判性思维问卷(Nurs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Questionnaire, N-CT-4 Practice) 该问卷是 Zuriguel-Pérez 等^[11]为评估规培护士在临床环境中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以 Alfaró-LeFevre^[12]提出的“四维评判性思维(4-Circle Critical Thinking, CT)”为理论模型研制的,该模型由四个部分组成,包括:个人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PC)、智力和认知能力(intellectual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ICA)、人际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interpersonal abilities and self-management, IAS)、以及技术能力(technical abilities, TA)。该问卷有 4 个维度,109 个条目,使用 Likert 4 级评分(1=从不或几乎从不, 2=偶尔, 3=经常, 4=总是或几乎总是),得分范围为 109~436 分, <329 分为低水平, 329~395 分为中等水平, >395 分为高水平。经验证,该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 0.85, 总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6, 类相关系数为 0.77, 表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目前该问卷已被翻译为越南文版,用于评估越南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13],但尚未引入我国进行汉化和文化调适,未来的研究可结合我国的医疗环境和护士特点对其进行翻译、汉化和文化调适,将其作为测量我国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有效工具。

1.2 评判性思维力量表-中文版(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 CTDI-CV) 该量表由彭美慈等^[14]两岸四地的护理教育者

对 Facione 等^[15]研制的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CTDI) 进行本土化修订,该量表包含寻求真理、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 7 个维度,共 70 个条目,30 个正性条目,40 个负性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6 级计分,得分范围 70~420 分, ≥ 280 分表明评判性思维具有正性态度倾向, ≤ 210 分表明评判性思维具有负性态度倾向。本土化的 CTDI-CV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在国内护理领域广泛运用于评估护理专科生^[16]、护理本科生^[17]、护理硕士研究生^[18]、规培护士^[19]、专科护士^[20]等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1.3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OSCE 是 1975 年由 Harden 博士^[21]提出的一种客观、有序、有组织的考核框架,组织机构根据考试目的设定考站和考核内容,每一考站设置统一、规范的评分标准,受试者依次通过各个考站,展示其临床能力,具有公平、公正、客观的特点,目前广泛用于评估临床医师、护士、实习医生及医学生等的临床综合能力^[22]。郭芳等^[23]学者应用 OSCE 对新入职规培护士进行临床综合能力的考核,根据 OSCE 培训考核标准设置考核情景,制定相关流程的考试须知,选择符合临床实际的患者、模拟病情及医疗环境。共设置 5 个考站,分别为护理评估考站、基础技能操作考站、临床思维考站、急救技能操作考站以及人文护理沟通考站,每个考站采用统一的评分标准。其中评判性思维能力作为 OSCE 中的一项内容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将 OSCE 应用于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可有效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且具有可行、客观、公平等优势。梁世杰等^[24]结合 2016 年卫计委颁布的《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大纲(试行)》中的要求,编写 OSCE 考试方案函询问卷,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函询,确定考点及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分别为护理评估、临床思维、基础技能操作、急救技能操作、人文护理沟通。结果显示,该 OSCE 考试方案有助于客观评价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今后可进一步完善 OSCE 统一的标准、考站内容及流程的设置,将其既作为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考核工具,也纳入培训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与反馈环节,通过“以考促训”强化规培护士的临床思维训练,实现评估与培训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 N-CT-4 Practice 作为聚焦临床情境的自评工具,其信效度良好,能有效测量护士在真实临床工作情境中运用评判性思维的能力,但该问卷目前尚未有汉化版,用于测量我国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适用性尚不可知,且受自评主观性影响;CTDI-CV 作为成熟的倾向性测评工具,具有优良的信度和

跨文化适应性,其中文版成熟,施测便捷,适用于护理学生、规培护士、专科护士等群体的研究,但其无法直接预测或反映临床实践中的实际表现,也受自评主观性影响;OSCE作为行为观察法,在模拟的标准化场景中,直接观察和评估评判性思维能力,但其信效度高度依赖于考站设计、标准化病人培训及评分者的专业性,其实施难度较高,不适用于大样本的研究。三种工具的互补性较强,可根据具体的研究和临床实际,选择合适的工具对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行测评。

2 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

我国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显著低于挪威^[25]、越南^[26]、和加拿大^[27]的规培护士,这一差异可能与我国规培中理论教学占比偏高、临床实践中反思性训练不足,且培训多侧重技能操作、缺乏评判性思维专项培养体系相关,总体情况有待改善。国内学者曾玲等^[28]采用CTDI-CV对成都市两所三甲医院 156 名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其评判性思维能力总得分为 (283.87 ± 32.51) 分,仅 50.64%的规培护士具有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该研究结果高于李智等^[29]的研究结果 (242.14 ± 20.70) 分,与杨华露等^[19]对深圳两所三甲医院 420 名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调查结果一致 (276.06 ± 27.20) 分,具有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者占 58.8%。上述研究提示,需针对性优化规培方案,强化评判性思维专项培养,以提升护理质量。

3 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文献阅读能力等可能是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因素。

3.1 性别 国外学者Sun等^[30]的研究发现,规培男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显著高于规培女护士,这与国内学者杨华露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学者李亚红等^[31]的研究结果则显示规培男护士与规培女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无显著差异。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研究的样本量中男女比例不同。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性别与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

3.2 年龄 Zuriguel-Pérez等^[32]在对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评判性思维与年龄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的规培护士其评判性思维水平越高,与Chang等^[33]、Shinnick等^[34]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规培护士临床经验更为丰富,在临床中遇到的复杂问

题较多,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情况下练习推理,培养了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他们具有自我意识、自信、适应力强、自主、灵活、主动、坚持、有创造力等特点,这些特点均是评判性思维所需要的,有助于评判性思维技能的发展^[35]。而Hunter等^[36]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果。因此,规培护士的年龄与其评判性思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文化程度 Zuriguel-Pérez等^[32]的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显著高于本科学历的规培护士,本科学历的规培护士显著高于专科学历的规培护士,与国内学者曾玲等^[29]的研究结果一致。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高于本科学历的规培护士,这可能与研究生教育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科研能力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与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内涵相符,且科研能力与评判性思维能力呈显著正相关^[37]。本科学历的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显著高于专科学历的规培护士,这可能与护理本科教育的教学方式转变有关,护理本科教学融入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本科生扩展、推理知识与决策的能力^[38];同时护理本科学学生思想较成熟、基础理论知识相对扎实,具有较强的主动学习意识和创新性。

3.4 文献阅读能力 研究发现,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与文献阅读能力呈正相关^[39]。Lin等^[40]的研究指出,阅读科研论文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过程,可以培养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国内学者张建东^[41]在对护理实习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中发现,文献阅读能力强的护理实习生会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思考,客观分析别人的见解和观点,具有更强系统化规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更高的认知成熟和求知欲,从而具有更高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目前国内尚未有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与文献阅读能力的相关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两者的关系,为制定提高规范化培训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训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3.5 其他影响因素 另外,对护理专业感兴趣也被认为是影响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因素^[42]。对护理专业感兴趣的规培护士会在工作中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发现临床问题,分析问题,寻找最佳的护理策略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会逐渐得到培养。国内学者曾玲^[29]的研究还指出,接受院内评判性思维培训是其影响因素之一,提示医院及科室应完善相关理论知识培训,并开展业务学习、参加学术活动等多种途径提升其评判性思维能力。

4 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

4.1 反思性教学 反思性教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在探索教师成长新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指教学主体借助行动研究,不断探究与解决自身和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工具等方面的问题,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结合起来,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其特点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反思,发现问题不断改进,被认为是培养评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43-44]。反思性教学应用在护理培训中的实施方法如下:(1)课前准备:根据反思性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培训资料;在专业内容培训开始前,先对反思性教学理论内容进行讲解,内容包括反思性教学的定义、内涵、意义、实施步骤等;(2)课堂实施:培训教师对培训内容要点进行讲解,护士认真回想教师讲解的每个细节;护士自主学习,反思自己在学习中的不足,并分析原因,确定解决问题的对策;教师根据培训内容给出一个案例,由护士进行完整的梳理,教师进行评价,护士反思其梳理的过程,并找出其思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评判;最后教师进行总结评价。麻春英等^[45]对规培护士实施反思性教学,结果发现反思性教学能促进规培护士探索新的学习方法,并在具体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延伸,增加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占园园等^[46]对采用相同的反思性教学方法对产科的规培护士进行培训,得出与其一致的研究结果。王梅等^[47]将反思性教学应用于口腔科的规培护士的培训中,在麻春英等^[45]、占园园等^[46]的反思性教学方法中增加反思日记这一环节,结果显示,增加反思日记的反思性教学方法在提高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方面的效果更显著。规培护士在培训过程中可对老师提出的问题不断反思,护士可以更全面地观察与思考,进而深化理解问题,促进知识的同化和迁移,最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其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4.2 影子体验活动 体验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指引、预设与教学计划内容相关的场景,让学生自己身临其境领悟知识,帮助理解教学内容,最终回归临床实践工作的一种教学方法^[48]。影子体验活动是体验式教学的延伸,规培护士跟随病人和护士,充当他们的“影子”,直观感受病人患病后的临床表现、阳性体征、症状;护士在护理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新入职护士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水平^[49]。徐海莉等^[49]、陈瑞明等^[50]将影子体验活动引入到护理实习生的教学中,结果表明将影子体验活动用于护理实

习生的临床教学,可提升护理实习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目前的研究主要将影子体验活动应用到护理实习生的教学中,将其应用到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研究较少,仅国内学者张瑞玲等^[51]将影子体验活动引入到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具体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感知阶段,指导老师以在院病人为案例对所涉及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让新入职护士有知识储备;第二阶段为影子体验阶段,首先进行护士角色体验,作为护士的“影子”,以病人的视角观察护士的工作状态,关注各班护士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然后进行病人角色体验,作为病人的“影子”,以护士的视角观察病人的各种不适症状、体征以及生理需求,关注病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治疗效果。第三阶段为分享、内化阶段,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角色分配,影子体验过程中分享体验发生的真实临床情景。结果发现规培护士通过角色体验的所见、所闻,将理论知识系统地联系于临床实践,充分挖掘了规培护士的学习潜力,其评判性思维能力显著强于传统教学组的规培护士。

4.3 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心理学家、教育专家东尼巴赞(Tony Buzan)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创造的一种将发散性思考具体化的方法,其具有思维可视化、对思维进行梳理并使它逐渐清晰、解决问题、表现更多的创造力、效率更高、更好地与别人沟通等特点^[52]。近年来,国内外护理学者逐渐将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护理教育。研究显示,思维导图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引入思维导图进行培训,可以帮助新护士理清思路,提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理论与实际护理工作相联系,提高护士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评判性思维水平^[53]。国外学者 Kern 等^[54]将思维导图应用到规培护士的培训中,发现其能培养规培护士养成良好的发散性思维方式,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国内学者张喜燕^[55]采用思维导图对规培护士进行规范化培训,将护理核心制度、护理操作、疾病护理常规等采用思维导图模式进行画图整理,思维利用关键词、图形和连线,把所有内容清晰地呈现出来,突出学习重点,掌握整体框架,帮助记忆。研究表明,思维导图教学可激发规培护士的学习兴趣,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增强培训效果^[55]。

4.4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PBL 是通过设定临床真实问题场景,引导规培护士围绕问题自主查阅资料、小组协作讨论、分析论证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教学模式^[38],其核心在于以问题驱动思维训练,是十分经典的提升评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李敏等^[56]选取 86 名新入职护士开展对照研究,PBL 组通过“临床病例问题驱动-自主

文献检索-跨科室小组讨论-带教老师点评”的四阶段培训,对照常理论讲授组,结果显示培训后PBL组CTDI-CV总分(289.6 ± 27.3)分显著高于传统组(256.4 ± 25.1)分($P < 0.05$),临床决策准确率提升32.6%。张雪等^[57]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证实,对120名规培护士实施基于真实病例的PBL培训,6个月后其评判性思维各维度(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等)评分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P < 0.01$),且OSCE考核中“临床思维考站”得分提升28.3%。该方法尤其适用于复杂病例的思维训练,但需注意问题设计的针对性和讨论的引导性,避免流于形式,同时需结合规培护士的临床实践阶段动态调整问题难度,以最大化思维训练效果。

5 小结

评判性思维能力是护士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护理工作的始终。国外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多采用临床实践护理评判性思维问卷(N-CT-4 Practice),国内多采用评判性思维力量表-中文版(CTDI-CV)评估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缺乏针对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特异性评估工具,评估工具的开发、引进及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国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影响因素较多,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文献阅读能力等均可能是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因素。性别和年龄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文化程度是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献阅读能力与评判性思维能力水平呈正相关,对于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文献阅读能力和对护理专业的兴趣不同的护士,采取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提示各医院应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来制定更加个体化的规范化培训方案,加强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提高其评判性思维能力,促进护理质量的提升。

在培训方法方面,对规培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培训方法的研究较少,现有方法包括、反思性教学、影子体验活动、思维导图教学、PBL教学等,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可作为配套评估手段,但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对规范化培训时期护士的针对性较低,期待下一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训方法和实践研究,提高规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提升规范化培训的教学质量和临床护理队伍的服务能力。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Jiménez-Gómez MA, Cárdenas-Becerril L, Velásquez-Oyola MB, et al.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nursing curriculum[J]. Rev Lat Am Enfermagem, 2019, 5(27): e3173.
- [2] Chan ZCY. Nursing students' view of critical thinking as own thinking, searching for truth,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J]. Nurs Educ Today, 2019, 4(78): 14-18.
- [3] Falcó-Pegueroles A, Rodríguez-Martín D, Ramos-Pozón S, et al. Critical thinking in nursing clinic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rom attitudes to virtue[J]. Nurs Philos, 2021, 22(1): e12332.
- [4] Feng RC, Chen MJ, Chen MC, et al.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and disposition of clinical nurses in a medical center[J]. J Nurs Res, 2010, 18(2): 77-87.
- [5] 潘太健,毛淑英,张志花.国内护生关于《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决策能力》的学习现状与思考[J].医学理论与实践, 2020, 33(1): 169-171.
- [6] 庾焱,钱文卉,张梦佳,等.新入职护士培训规范化建设现状[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2019, 26(10): 998-1000.
- [7] 何东梅,胡建萍,马晓洁,等.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期望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J].护理学杂志, 2019, 34(6): 78-80.
- [8] 郭志东,张小燕,成守珍.职业价值观在规范化培训护士共情与情绪智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J].军事护理, 2023, 40(11): 32-35.
- [9] Ludin SM. Does good critical thinking equal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among critical care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J]. Intensive Crit Care Nurs, 2018, 44(5): 1-10.
- [10] 苏向单,陈勤.国内外规范化护士培训实施现状与评价[J].现代临床护理, 2019, 18(12): 65-72.
- [11] Zuriguel-Pérez E, Falcó-Pegueroles A, Roldán-Merino J, et 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nurs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questionnaire[J]. Worldviews Evid Based Nurs, 2017, 14(4): 257-264.
- [12] Alfarolefevre R. Critical thinking, clinical reasoning, and clinical judgment: a practical approach[M]. Saunders, 2012.
- [13] Van Nguyen T, Liu 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Nurs Open, 2021, 8(4): 1970-1980.
- [14] 彭美慈,汪国成,陈基乐,等.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 2004, 39(9):

- 7-10.
- [15] Facione NC, Facione PA, Sanchez C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s a measure of competent clinical judg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J]. *J Nurs Educ*, 1994, 33(8): 345-350.
- [16] 龙林子, 闫冰, 张真容, 等. 护理专科生评判性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关系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16, 34(19): 95-97.
- [17] 周薇, 侯婷婷, 凡丹, 等. 在校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及差异分析[J].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2023, 45(5): 822-825.
- [18] 张蓝方, 蒋文慧, 张亚楠, 等. 我国重点院校护理硕士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7, 34(17): 1-5.
- [19] 杨华露, 莫蓓蓉, 杜思旋, 等. 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及影响因素分析[J]. *齐鲁护理杂志*, 2019, 25(13): 72-74.
- [20] 王明弘, 丛壮, 童川, 等. 专科护士的评判性思维倾向探析[J]. *中国卫生产业*, 2019, 16(11): 167-168.
- [21] Harden RM, Stevenson M, Downie WW, et al. Assessment of clinical competence using objective structured examination[J]. *Br Med J*, 1975, 1(5955): 447-451.
- [22] Henry A, Dormegnien LP, Ferreira de Moura T, et al. Mise en place des examens cliniques objectifs structurés (ECOS) facultaires en ophtalmologie [Setting up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in ophthalmology][J]. *J Fr Ophtalmol*, 2022, 45(7): 803-811.
- [23] 郭芳, 刘旭昌, 王婷, 等. 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在新护士培训中的应用价值[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23, 18(9): 120-123.
- [24] 梁世杰, 李云芳, 姜文斌, 等.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在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实践能力评价中的应用[J]. *齐鲁护理杂志*, 2018, 24(23): 54-56.
- [25] Wangensteen S, Johansson IS, Bjrkstrm ME, et al. Research utilis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among newly graduated nurses: predictors for research use. A quantit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J]. *J Clin Nurs*, 2011, 20(17-18): 2436-2447.
- [26] Nguyen TV, Tang MF, Kuo SY, et al. Nurs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Vietnam: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J]. *Nurse Educ Pract*, 2023, 73: 103823.
- [27] Raymond C, Profetto-Mcgrath J, Myrick F, et al. Nurse educators' critical thinking: a mixed methods exploration [J]. *Nurse Educ Today*, 2018, 66: 117-122.
- [28] 曾玲, 向玉萍, 罗天会. 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1, 13(11): 63-67.
- [29] 李智, 甘秀妮. 规范化培训护士评判性思维与护理临床决策能力的相关性研究[J]. *激光杂志*, 2011, 32(3): 90-91.
- [30] Sun Y, Yin Y, Wang J, et al.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mong newly graduated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n China[J]. *Nurs Open*, 2023, 10(3): 1383-1392.
- [31] 李亚红, 李荣, 蒋文慧, 等. 儿科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24, 1(24): 1-4.
- [32] Zuriguel-Pérez E, Falcó-Pegueroles A, Agustino-Rodríguez S, et al. Clinical nurses's critical thinking level according to sociodemographic and professional variables (Phase II): a correlational study[J]. *Nurse Educ Pract*, 2019, 41: 102649.
- [33] Chang MJ, Chang YJ, Kuo SH, et al. F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nursing competence in clinical nurses[J]. *J Clin Nurs*, 2011, 20(21-22): 3224-3332.
- [34] Shinnick MA, Woo MA. The effect of human patient simulation 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its predictors in prelicensure nursing students[J]. *Nurse Educ Today*, 2013, 33(9): 1062-1067.
- [35] Simpson V, McComb SA, Kirkpatrick JM. Enh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via a clinical scholar approach[J]. *J Nurs Educ*, 2017, 56(11): 679-682.
- [36] Hunter S, Pitt V, Croce N, Roche J.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description and demographic predictors[J]. *Nurse Educ Today*, 2014, 34(5): 809-814.
- [37] 肖惠敏, 林雁, 张旋. 护理专业本科生科研能力与评判性思维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护理教育*, 2013, 10(10): 468-470.
- [38] Carvalho DPSR, Azevedo IC, Cruz GKP, et al. Strategies used for the promo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nurs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Nurs Educ Today*, 2017, 9(57): 103-107.
- [39] Chen Q, Liu D, Zhou C, Tang S.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nd research competence among clinical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J Clin Nurs*, 2020, 29(7-8): 1332-1340.
- [40] Lin MC, Chen FC. Effects of a nursing literature reading course on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wo-year nursing

- program students[J]. J Nurs Res, 2003, 11(2): 137-147.
- [41] 张建东. 评判性阅读提升护理实习生临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应用探讨[J]. 现代医院, 2017, 17(7): 958-961.
- [42] Willman A, Bjuresäter K, Nilsson J. Insufficiently supported in handling responsibility and demands: finding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J]. J Clin Nurs, 2021, 30(1-2): 83-92.
- [43] 俞海虹, 程家娥, 刘玲华, 等. 反思性学习在实习前综合训练中的应用研究[J]. 中华护理教育, 2014, 11(10): 747-750.
- [44] 张业芳, 曾铁英. 护理教育反思性教学研究进展[J]. 护理研究, 2015, 29(13): 1548-1550.
- [45] 麻春英, 李萍, 贲艳丽. 反思性教学在新护士培训中的应用[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2(34): 4172-4174.
- [46] 占园园, 徐志君, 成美娟, 等. 反思性教学对新入职产科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晌[J]. 浙江医学教育, 2018, 17(3): 13-15+12.
- [47] 王梅, 吕艳, 贾辰. 反思性教学在新入职口腔科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J]. 中华护理教育, 2017, 14(6): 450-453.
- [48] 罗俏玲, 岑慧红, 吴岸晶. 基于 Living Lab 理念的体验式教学在老年护理课程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 2021, 35(10): 1831-1834.
- [49] 徐海莉, 付明侗, 徐宏蕊, 等. “影子”体验活动在骨科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J]. 中华护理教育, 2021, 18(12): 1127-1130.
- [50] 陈瑞明, 应碧荷, 周英, 等. “影子”体验活动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实践[J]. 中华护理教育, 2020, 17(6): 515-518.
- [51] 张瑞玲. 影子体验活动在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J]. 全科护理, 2023, 21(29): 4163-4165.
- [52] 张帆, 戴美玲, 王楚. 基于思维导图的翻转课堂在高职妇产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J]. 中华护理教育, 2022, 19(6): 527-530.
- [53] 叶琴, 杨蓉, 李雪娟, 等. 思维导图在护生临床思维能力中的应用与研究[J]. 继续医学教育, 2022, 36(11): 57-60.
- [54] Kern CS, Bush KL, Mc Cleish JM. Mind-mapped care plans: integrating an innovative education tool as an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care plans[J]. Nurs Educ, 2013, 52(5): 291-293.
- [55] 张喜燕. 思维导图在新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J]. 护理研究, 2020, 34(24): 4469-4472.
- [56] 李敏, 王艳玲, 张颖. PBL 教学法在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效果[J]. 中华护理教育, 2023, 20(6): 521-525.
- [57] 张雪, 刘静, 王丽. 问题导向学习对规培护士批判性思维及临床能力的影响[J]. 护理研究, 2024, 38(11): 1987-1991.